

披髮的人

倪紅

頭髮的長短和多寡，對於現代人而言。除了關乎美醜之外，幾乎別無作用，也毫無討論的價值，絲毫不引人注意，但是秦代的法律卻規定：凡是在互鬥時拔劍斬斷他人髮髻者，論「完城旦」（即四年或五年的勞役徒刑），論罪之重，幾乎不亞於殺傷他人的肢體。由此可見，頭髮（髮髻）在當時人的觀念裡是何等重要。而當時人所以會有這種觀念，主要是因為自從春秋戰國以來，「總髮為髻」已成為中原地區華夏之族的民族髮式，而且也成為「文明」與「禮教」的象徵。

雖然，中國傳統社會相當重視「髮髻」的有無。但是，還是有一些人並不總髮為髻，例如《清異錄》所說的「十樣佛」（一僧、二尼、三老翁、四小兒、五優伶、六角觥、七沔魚漢、八打狐人、九禿瘡、十酒禿），便都是「禿首」之人，自然無法結為髮髻，而古代的奴隸、罪犯也常常被剃掉或截斷頭髮，也是沒有髮髻的人，這都是無可奈何的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人，並非沒有頭髮，而是不將頭髮總束成髻，這種人就是所謂的「被（披）髮」之人。

在中國古代社會裡，會經年累月「披頭散髮」人，除了「異族」（或在異族統治、影響之下者）之外，大概只有所謂的「狂者」（無

論是真狂還是佯狂）和巫祝之類的「術士」，前者所以會披頭散髮比較容易被理解，後者則頗費人思量，值得仔細探究一番。

有關術士「披髮」的記載，在傳統文獻中並不多見，唯《漢書》
息夫躬傳 記載了息夫躬曾於夜間「被髮，立中庭，向北斗，持
匕招指祝盜」之事。這種法術便是當時所謂的「祝盜方」，可見一
般術士在施行法術時，可能是披頭散髮的。而比較明確的例子則有
東漢時代的樊英（見於《樊英別傳》）和晉代的郭璞（見於《晉書》
郭璞列傳 ），他們都有「被髮」施行法術的行事紀錄。

然則，對於術士在施行法術時何以要「披髮」，這些典籍卻沒有
任何解說，幸好在新出土的材料裡有著相關的記載，提供了解答。
例如，在一九七五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中，便記載了兩條
有關禳除惡夢的咒術，而其中對施術者的要求之一便是要「繹髮」，
也就是散髮或披髮，此外，另有一條記載是說：「人行前鬼當道以
立，解髮奮以過之，則已矣！」這一條記載明確的傳達出鬼怕披髮
之人的觀念。而在晉代干寶的《搜神記》中也記載了一則與此相類
的故事，故事的大意是說：秦時的武都故道有一座怒特桐，祠上有
一棵梓樹，秦文公二十七年（西元前七三九年）的時候曾派遣士兵
去伐樹，可是卻無法砍斷樹幹，有一天，有一個士兵在樹下休息時，
無意間聽到了鬼和樹神之間的一段對話，知道想要砍斷梓樹必須「使
二百人，被髮，以朱絲繞樹，赭衣，灰塗」以伐之，秦文公於是令
人照此方法去做，果然砍斷了梓樹，而樹神乃化為一隻青牛。秦文
公又命令騎兵擊之，但始終無法獲勝。後來，有一名騎兵不小心墮
地而「髻解被髮」，青牛一看大為恐懼，於是遁入水中不敢復出，
秦人也因而設有「髦頭騎」。由這個故事可以知道，「披髮」是被
認為有辟禳鬼神的作用的。而術士在施行法術時所以要披頭散髮，

其用意恐怕就是要用來畏怖鬼神，強化其符合咒語對鬼神的禁制和驅使的力量。

這種以「披髮」之人來畏怖、驅使鬼神的觀念和行事究竟起源於何時，很難考定，不過，就目前最可靠的證據《日書》來說，至少可追溯至戰國晚期（西元前三世紀前半葉）的秦國，而假如《搜神記》的記載確實可信，則可往前追溯到秦文公時代（西元前七六五 - 七一六年），此外，若《呂氏春秋》順民所載有關湯「剪髮」以祈雨的故事屬實，則更可追溯到殷商時期。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資料而言，其起源於殷 - 秦這一系列的文化傳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。

由以上的探討，我們可以知道，「披髮」之人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確是一種「異人」，一種「非常人」。但是，其所以如此，卻並非真的是突兀可怪。例如「術士」之披髮，即是其源於某種咒術信仰而有之行事。此外，由此事我們也可以知道，人類的一些行事，即使在今天看起來是多麼微不足道，多麼不足為怪，在另一個時空裡，卻可能非常重要，而且具有非常豐富的意義，斷不能以今人的觀念隨意評批，否則，許多過往的人類經驗和心靈狀態，對我們而言，便永遠只是一團迷霧，或是一些笑料，而我們也將只能活在自己狹小而封閉的世界裡。

（檔名：8809.doc）